

# 《林中阳台》中意象的隐喻魅力

游晓航

**内容提要** 本文以 20 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朱利安·格拉克的小说《林中阳台》为分析对象,根据庞德对“意象”的定义,从“意”和“象”两个层面,结合全文结构的封闭性以及内容涵义的开放性,着重探讨以“林中阳台”为中心的一系列意象的隐喻,在揭示作者的诗化倾向和娴熟艺术手法的同时,试图融入其文中营造的那个亦真亦幻的意象世界。

**关键词** 阳台 等待 意象 隐喻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原名路易·普瓦里埃 Louis Poirier, 1910— )是 20 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他第一个破天荒地拒绝接受龚古尔文学奖;为了忠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他至今不同意以袖珍形式出版他的作品,认为文学创作与社交和功利毫无关系。虽然深受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启迪,且与安德烈·布勒东交往甚密,但他并不想归属于任何文学派别,拒绝参加任何组织,而是匠心独运,自成风格,并娴熟地运用多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无论是他的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1938)、《阴郁的美男子》(1945)、《西尔特沙岸》(1951),还是他的歌剧杰作《渔夫国王》(1948)等,都具有一种似幻亦真、朦胧缥缈的意境和浓郁的诗化特征。《林中阳台》(1958)作为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充分体现了其一贯的艺术风格。文中诗情氛围浓郁,给人一种迷离之感。但在内容上,与他以往一味沉浸于幻象的作品却有着明显区别。

这部小说直接取材于残酷的现实生活,即二战期间英法对德宣而不战的“奇怪战争”。小说借用了德国杰出戏剧家瓦格纳的最后一部音乐剧《帕西法尔》中“森林看守人”

的主题,描述了 1940 年上半年一些驻守在阿登丛林里的法国官民们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情景。主人公格朗热准尉被一辆小卡车送到了阿登山区的一个碉堡里。从此,他就像被流放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荒僻孤岛上一样,几乎无人过问。碉堡里的生活单调乏味,司令部只满足于不时地下达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内部文件,对战争作出某些不着边际的言不由衷的预测和估计。更为荒诞而又令人泄气的是,在炮火尚未打响时,他们就已经给驻守在阿登边境地区的部队详细地规定了撤退的路线。猛烈的战争就像“一个人陷在流沙中”(第 15 页)<sup>①</sup>艰难而缓慢地推进着。在这种情况下,格朗热及手下的士兵就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散步、喝酒、谈情说爱,仿佛置身于一种家庭的氛围之中。当战争真的降临时,他们的上级逃之夭夭,这座田园童话似的“林中阳台”却未能逃离战火。受了重伤的格朗热最终昏昏沉沉地躺在了森林里他情妇的那间空屋子里……

小说里最直接、形象地吸引我们的就是那座林中阳台,即森林里碉堡上面那间混凝土浇铸而成的方形房间。“林中阳台”是个一般形象,还是一个具有深厚意味的审美意象?我们用的“意象”概念,是意象主义的核心范

畴上的意义。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也有人译为‘情结’）。”<sup>②</sup>“这个定义包含着意象结构的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张理性与感情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两层缺一不可。”<sup>③</sup>

文中是这样来描述林中阳台的外层之“象”的：

在这个庞大而低矮的碉堡顶上，有一座坚固结实的小屋子，它就像是建立在一座极其窄小的石基上似的。通过一架可从洞眼采光的铁梯子，就能从侧面爬到屋子里去。那架铁梯就像是美国人住宅里的防火安全门一样，这座屋子就是这个工事里的战士们的小小的栖身之所。因此它的形貌极其不雅观，犹如矿区工人们居住的不成样子的宿舍，或者说就像道口看守人员安身的简陋的小屋。（第11页）

在那样一个德军随时都有可能入侵法国领土的紧急关头，主人公格朗热准尉及其手下的三个士兵却只能浑浑噩噩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树林深处的小屋子里。简陋，不雅观，偏僻，与世隔绝，这是我们通过作者形象的呈现，对林中阳台所产生的最直观的感受。

那么，作为一个意象，林中阳台的内层之“意”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从整部作品的布局构思上来看，林中阳台作为全文的题目、主人公的居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限定了一个明确的主要活动场所，从而使整篇小说趋向于一种封闭型的结构。“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教授、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在《20世纪的小说》一书中对20世纪小说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他指出，20世纪小说家们的最大争论似乎是围绕选择封闭型结构还是开放型结构而展开的，反映了两种创作倾向。封闭结构

内部潜伏着种种活力，而开放结构又包容着试图完善的努力。两种结构同时存在，比肩而立。其中，塔迪埃还把封闭型结构又区分为个人模式、家庭模式和集体模式等三种。情节完整、结构完整，是封闭型结构的主要特征。”<sup>④</sup>根据塔迪埃的理论，从多种角度来看，格拉克的《林中阳台》就属于封闭型结构中的个人模式。“这类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如果书名未点明主要英雄人物的姓名，那么就经常引用某种抽象的象征或情节与主人公的象征……书名有时还指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或主人公得到自我超越的地点。”<sup>⑤</sup>这是和《林中阳台》的具体情况相符的。

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1940年上半年即二战初期，特定的对象——几个驻守在林中碉堡里的军人，在特定的活动范围里——阿登丛林，特定的生活情景——浑浑噩噩消息闭塞的生活。虽然其中会穿插一些别的人物，诸如瓦兰上尉、情妇莫娜等，但这些人物的出现都只是作为那几个驻守在“林中阳台”里的军人无聊生活的一部分，小说总的顺序、线索和对象是清晰的，小说的地理空间是明确的。而作为一部诗体小说，其总体结构和内部韵脚的重复，正是整体对部分控制的标志。格拉克曾经说过：“我不认为虚构作品可以完全接受建筑结构的隐喻说法。一部作品从不尽人意的状态中脱颖而出，从虚无中诞生，其轮廓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逐渐清晰，空白需要文字去补充。因此，绝对的全局感情……说明部分首先位于整体之中，随后在创作的过程之中，才逐渐发生异变。”<sup>⑥</sup>格拉克这番批评结构研究的话语恰恰说明《林中阳台》是属于封闭式结构的，先有整体和全局的感情，再去充实部分。

自从格朗热准尉被派到法里兹要塞——即密林深处的一座碉堡中去之后，他的活动范围便仅以这个碉堡为中心向外辐射。无论是深入到林中小径里去巡逻，还是散步至离要塞约摸两公里的法里兹小村庄，抑或是去

山下的莫里亚梅城,最终都要回到那个遁世隔俗的钢筋混凝土工事里去。作者正是通过设置这样一个树林深处几乎被人遗忘的“林中阳台”,另辟蹊径、别巨匠心地创造出了一种如梦如幻的虚无缥缈的战争环境。“你们在这里面干什么呢?采蘑菇吗?”(第58页)“人们把林中的这个小玩艺儿租给了你们,您知道我把这玩艺儿叫什么吗?……我管它叫愚蠢的陷阱。你们就像猫似的呆在里面。”(第61页)“……总而言之,你们是被死死地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方。你们可能一直在祈求上苍,让德国人不要到这里来。”(第62页)一个路过这座碉堡的少尉这样说到,而他的这些话使格朗热准尉“深深地感到了那种被人骗了的难受劲儿。……就像是一个人刚刚把他所有的钱借给了一个骗子那样的懊恼。”(第62页)法国军队的上下思想不通以及一些老生常谈的“海关工作条例”,都使得生活在这座“林中阳台”中的官兵们糊里糊涂,整天不知道干什么,甚至连战争是否已经结束还得靠自身的猜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对在二战初期遭到重创的法军的强烈讽刺,含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主人公惟一一次远离林中阳台,是在冬季临近结束时,他获得了一次外出休假的机会。在“愁云密布”的巴黎,人们的目光是阴郁的、无可奈何的,他们“神情慵懒而又焦虑不安”,“都在牵挂着这座城池”(第111页),读者从中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时法国的总形势,“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那时左翼乱成一团,右翼则害怕革命更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茫然不知所措’”<sup>⑦</sup>;而格朗热后来途经的一座坐落在小山的半山腰上的“形如《日课经》似的”小城,却“仿佛是从时间的流逝中飘逸出来似的”(第112页),让格朗热的心为之剧烈跳动,那儿的人并不谈论战争,甚至也不装出对战争很感兴趣的样子,远不像城里人那样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巴黎与这座小城

里的人们对战争作出的不同反应的对比,连同驻守在林中碉堡中军人们的无聊生活,影射当时法国的执政者们面对战争一筹莫展的窘态,他们不但不发起行之有效的积极进攻,反而采取的是一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政策。

其次,在“林中阳台”这个明确的地理场所限定的封闭型结构之内,小说从始至终都向我们透露出一种对未知的充满开放性的等待。这种结构形式上的封闭性与内容涵义中的开放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更有效地凸显出作品的主旨:探索和表现官民们的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感受、思索以及迷惑不解的心态和对不可知的未来的茫然。“等待”是格拉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让他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情发生之前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诗意的幻境以及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画面。如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西尔特沙岸》中,“就整部作品的结构而言,整体上是朝着某一期待的事件——战争——发展,读者虽然被带到事件的边缘,但事件始终没有得到描写或叙述,而是处于一种‘临界’的状态。作品虽未对战争进行直接描写,但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主人公,也牵动着情节的发展,同时给读者造成一种压抑的气氛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sup>⑧</sup>

从“等待”这个角度来看,格拉克的《林中阳台》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主人公到底在等待什么”这一问题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和揣摩。《等待戈多》让我们意识到,“人是一种永远有所等待的动物。当我们有所等待而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时,我们就是在等待戈多。等待戈多是件神秘的事情。戈多在离我们最近的近处隐藏着,在离我们最远的远方逗留。可以说戈多是不断向前延伸的实体,也可以说它是涵括一切的虚无,可以说戈多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意象,也可以说它是存在于远方的另一个我,但这些说法都不确切,因为戈多是个逃避

定义的存在。想确切地说出戈多是什么是徒劳的。戈多可以等待而不可以言说。”<sup>⑨</sup>而在《林中阳台》中，面对装有齐根弗雷德战线上各种类型军事掩蔽所的照片簿，瓦兰上尉感到恼火，“因为人们像开玩笑似地把他安插在这样一条战线上。而所有的常备军队却在渴望向前挺进。”（第36页）瓦兰向格朗热提问到：“您究竟在这里等待什么呢？漂亮的年轻人。等待明信片吗？”（第34页）这个问题会在不经意中蜇痛格朗热，直到小说接近尾声，格朗热自言自语地说道，“我那时在等待某件事的到来。我已为它腾出了位置……”（第98页），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战争一直隐蔽在他的幻想的背后，他周围世界里的那些人悄无声息地很快撤离了”（第198页），因此他认为“我已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第199页）。格朗热所等待之物，从此处来看，是指进攻日子的快速到来。然而通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格朗热和身边的士兵们，又似乎已经习惯了呆在林中阳台里的安逸生活，并期盼着能一直那样继续下去，直到宣告战争结束的号角声响起，“驻守在这座林中小堡垒里的人的生活，似乎已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身的节奏……狂风、季节、雨水、人们目前的情绪和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担忧，都远比参谋部的通报更能搅得这种生活动荡不宁”（第15页）。甚至连德军的侦察机飞到了默兹河谷上空时，格朗热还以看表演的态度去欣赏，飞机吐出的棉绒般柔软的“飞花”在他眼下，“不但毫无好战的气氛，而且还具有某种装饰作用，使人看起来优雅而悦目……”（第100页）。格朗热似乎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又似乎并不清楚。作者正是透过这种似幻非幻、这种对不知何时才会降临的事物的等待过程，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审美过程，一种期待的心理哲学。

由此可见，整个“林中阳台”的意象就是要让读者从表面的平静中去感受其深层隐藏的动荡，从结构的封闭性中去发掘等待的开

放性。平静和动荡，封闭和开放，这两组词内部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比如文中有一段话讲居住在这座林中阳台里的人们的处境：

于是，这座童话般的小屋子顿时就使人们完全失去了安全感。人们睡在里面，如同游人置身在酷热的夜晚狂风暴雨过后暂时出现的宁静气氛之中，但他们依然走在一座危险的桥上，因为那桥就像是画景似的沙滩那样，正在伸向阴沉沉的大海，而这沙滩又力图使人忘记：狂风暴雨说不定会突然间刮得更加凶猛。（第15页）

作者在此处并不通过具体的事件来讲述，而是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引发读者的想象和共鸣。寥寥数语就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生活在宁静的“林中阳台”里的人们面对危险逼近的忐忑心情。“狂风暴雨过后暂时出现的宁静”其实比“狂风暴雨”更可怕，谁都无法预料这宁静之中是否孕育着更大的灾难。更糟的是人们面对这种未知灾难的渐渐逼近却无能为力，被“扔”在消息闭塞的密林里，只能满怀彷徨地去等待，至于到底在等待些什么，恐怕连人们自己都不甚明了。作者正是想透过这种矛盾中的统一，来更深刻地表现小说的主题。

另外，单就审美意象来说，意象“在作品中的地位和功能也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茵伽登<sup>⑩</sup>所说的图式化外观，只在局部发生作用……另一种虽然也是如茵伽登所说的图式化外观，但是它不是仅仅在作品局部起作用，而是在作品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结构作品；它的意味弥漫氤氲着这整个虚构出来的客体世界，构成特有的氛围；统领和覆盖着作品所有其他的形象，其他一切形象都以这个统领意象为旨归……”<sup>⑪</sup>“林中阳台”就是这后一种意象，它作为小说描写的中心，为整个情节的进展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和框架。当然，它又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在文中，除了“林中

阳台”这个中心意象之外,格拉克似乎格外偏爱“海”的意象。虽然主人公格朗热身处茫茫林海,然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他对大海的联想:在朦胧的夜色中,看着飞舞的萤火虫,他疑虑重重,“如同人们在月光明亮的夜晚,从海水茫茫的洋面驶近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滨时急于想了解情况的感觉”(第28页);而面对情妇莫娜,“她身上的某种特有的气质,使他想到那是海浪将她漂流到他身旁的一座石槽边来的,他感到这是大海暂时送给他的,她停在这里是极不稳定的,海浪既能把她送来,也会随时将她卷走。”(第90页)海水是流动的,不确定的,海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作者通过他那诗情化的笔调,把人物在密林中的感悟与流动的海水联系起来,恰好反映了主人公对自身命运、对战争、对未来的茫然和无法把握。正是由于有文中随处可见的茫茫的林海、死寂般的宁静、朦胧的景致、焦灼不安的人心、败局已定的氛围这其他的种种意象,才与“林中阳台”共同构成了一个叙述性客体,再加上作者精细的渲染和描述,使读者在那种近乎凝固化的时间中,体验到一个真实和虚幻难以分清的美妙的意象世界,其中梦境和现实、期待和茫然相互交织。

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而是有力地扣住读者的心弦,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作品的情境里。《林中阳台》基本是由隐含的作者“呈现”出来的。隐含的作者在故事层外,仅仅属于话语层,不是我们阅读的对象。但叙事本身就是一种修饰行为,就像一个句子,可以用各种修辞手段使力图表达的意图、情感倾向更易于被读者所认同和接受。我们通篇看不到作者的影子,但隐含的作者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用第三人称,用其诗情化的笔触,向我们呈现出人物内心的那种小宇宙的真实,呈现出一种捉摸不透的幻境和一幅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画面。

格拉克一直认为,文学的生命不在“胃”里,而在心中:文学不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心灵的震颤和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他是一位对纯文学和严肃文学坚定不移的捍卫者,也是一位感情充沛细腻、饱含浪漫主义情怀的幻想者和沉思者。大诗人布勒东在评价他这部《林中阳台》时说到:“令人赞叹的是,在这种梦幻般的意象中,却让人感觉不到虚幻的气氛,而处处可见到的都是真实的景象。”而文学史家雅克·伯雷内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真实中却让人看不到真实,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sup>⑩</sup>也许,他们所言,正是《林中阳台》中意象的隐喻魅力之所在,也正是朱利安·格拉克写作的高超艺术之所在。

#### 注:

- ① 朱利安·格拉克:《林中阳台》,杨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文中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标明页码。
- ② 庞德:《回顾》,见戴维·洛奇编:《20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 ③ ⑪ 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67页。
- ④ ⑤ 参见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47,48—49页。
- ⑥ Jean-Yves Tadié, *Le Roman au XX<sup>e</sup> siècle*, Paris: Belfond, 1990, p.92.
- ⑦ ⑫ 杨剑:《朱利安·格拉克:法国当代诗情小说卓越的代表作家》,载《林中阳台》,杨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 ⑧ 王静:《〈西尔特沙岸〉中的“沙岸”意象及“临界”写作》,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87页。
- ⑨ <<http://column.bokee.com/97805.html>>.
- ⑩ 这里指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茵伽登。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语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文 言)